

“我练的其实不是速度，而是服务”

——“徽匠状元”吴雄飞的职业“蜕变”

劳动者之歌

本报记者 陈华

把一个燃气灶具拆掉，再安装好，然后打火成功，一个熟练的操作工大概需要40~50分钟。

吴雄飞的最快速度是，17分钟。

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炼后，吴雄飞实现了技能上的“飞跃”，更完成了人生“蜕变”。他说：“我练的其实不是速度，而是服务。”

吴雄飞，合肥燃气集团管线运行公司蜀山区服务所维修二班班长，曾经在技能比赛中获得过安徽省“徽匠状元”，同时是中国好人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在吴雄飞看来，他这个“徽匠状元”与其说是一个技能高手，不如说是一个服务高手。

从30分钟到17分钟

在参加安徽省第七届“徽匠”建筑技能大赛燃气灶具维修比赛前，吴雄飞曾连续参加两次合肥市举办的比赛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

一次是输在时间上，另一次时间上赢了，却在最后一个环节——打火上失败了；所有拆装程序结束后，吴雄飞连拧了几次点火开关，都没能将火点着。

“平时练得好的好，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？”吴雄飞非常郁闷。

不甘失败的吴雄飞与师傅一起琢磨比赛中的每一个环节。他们将燃气灶具维修的每

一个程序都分解开，然后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练习，把程序中每一个冗余的部分都抽掉。

这一来，吴雄飞将操作时间缩短到30分钟，这个速度即便是放在任何一次比赛中也属于“最快速度”了。但是，他并不满足，思考着能不能省去某个习惯性动作，能不能再精简某个程序。

一段时间练习后，吴雄飞将速度提高到20分钟。最快的一次，吴雄飞竟然以“难以置信”的17分钟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操作。

“但凡是苦活、难活，他们都愿意去干，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碰到各种故障，进步也就更快。”徐辉说。

不满意“只是胜任工作”

吴雄飞的师傅是合肥燃气集团的“老劳模”徐辉。对于吴雄飞取得的成绩，徐辉评价：“小吴有一种绝不满足于‘只是胜任工作’的追求。”

“正常人只要认真学两年，就能胜任燃气灶具维修的工作。可是对小吴来说，‘能够胜任工作’这个要求太低了。”徐辉说。

在吴雄飞看来，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，“把技术练到极致的终极目的，其实是为了把服务做到极致。”

一年冬天，一位用户打来电话说家中好像有燃气的味道。吴雄飞赶紧赶到用户家，可用户却认为“问题不大”出门了。吴雄飞不放心，寒冬腊月，空洞洞的楼梯道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只能不停地跺着脚来驱走寒冷。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后，用户才回来。

吴雄飞喜欢问问题，只要遇着不懂的，一定会追着师傅问。对于“疑难杂症”，吴雄飞还专门记在笔记本上。

当上徐辉的徒弟后，吴雄飞更是进步飞快。不过他还是挨了不少批评。

一次下班后，一个用户打来电话，说家里的外挂表铝塑管坏了。按照操作规范，这样的

维修必须两人配合才能完成。吴雄飞不想麻烦已经下班的同事，就一个人赶了过去。事后，师傅徐辉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。

出于好心却受了批评，吴雄飞渐渐明白，违反操作程序更严重。

好在，批评并没有影响到他苦练技术的热情。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，吴雄飞把刚装修好的新房租出去，带上爱人和在哺乳期的孩子一起在单位附近重新租了房。

“但凡是苦活、难活，他们都愿意去干，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碰到各种故障，进步也就更快。”徐辉说。

提升速度是为了提高服务

吴雄飞把技术练到了“极致”，对工作的理解也开始发生“蜕变”。

在吴雄飞的服务区域里，很多用户经常会“点名”找他，甚至亲切地称他为邻家小弟。有人说是因为他技术好，更多的人则说是因为他“人好”。

在吴雄飞看来，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，“把技术练到极致的终极目的，其实是为了把服务做到极致。”

执行的吴雄飞同事堵在家里不让出门。吴雄飞连忙赶过去，跟用户平心静气讲道理，慢慢安抚用户的激动情绪，最终得到用户理解。

在和用户打交道的过程中，吴雄飞发现了一些孤寡老人生活上缺乏照料，便将这些用户列为“特殊服务对象”。

家住西园新村的徐奶奶80多岁，独居在家，双眼近乎失明。有一天，徐奶奶说想在自己院子里种点菜。吴雄飞听后，立即帮忙从郊外拉回满满一车的土，帮徐奶奶把菜地整理



4月25日，在合肥市西园新村徐一琦老人家中，吴雄飞帮老人检查家中燃气并叮嘱老人安全注意事项。新华社记者杜宇 摄

新华社记者杜宇 摄

好。听说徐奶奶晒衣服不方便，吴雄飞又自制了一个能够移动的晾衣架给她。

最多时，吴雄飞一个人照顾18个像徐奶奶那样的“特殊服务对象”。

名气大了之后，很多看似不归他管的事儿都渐渐有人找上来：家里排风扇坏了找他，甚至有人家里的门锁坏了也找他。“有些事儿是举手之劳，都是给用户服务的事，能做为啥不多做一点呢？”吴雄飞说。

“这是个费心的活儿”

——一群鞋匠和他们的制鞋人生

当起吊绳成为艺术品

一插一拔一穿一拉，看似简单，其实大有学问

夏忠

“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起吊绳，称得上艺术品！”4月18日上午，安徽电建一公司印尼塔卡拉项目施工现场，国外起重专家对该公司的起吊绳赞不绝口。

被誉为“艺术品”的起吊绳是安徽电建一公司杨四昌、徐连伍手工镶嵌出来的。

由于起吊绳材质特殊，不能使用电焊等工具，怕造成“内伤”，构成安全隐患，镶嵌整个过程只能靠手工。

用铁錾子和铁锤从成卷钢丝绳中“鑿”取两根长度相同的绳索，用布轻轻擦掉防腐油脂（不能使用任何清洗剂，以免使用中生锈，降低强度），首尾两端分别“窝”成圆环，用竹扦将其顶端拨开，散成麻花状。一人用力握圆环，一人手持钢钎，轻轻挑开绳索的一股，转动钢钎，“挤”出指甲缝大小的空隙。腾出右手，把散开的一股穿进缝隙内，拽紧、拔掉钢钎，两人喊“一二三”，同时用力，一拉一拽，使其“服帖”，与钢丝绳连成一体。重复动作428次，环环相扣，挂吊车吊钩上的4个圆环成型。再用铁錾子鑿去多余的麻花，卷好涂防锈油，裹上防雨布，就好了。

一插一拔一穿一拉，看似简单，其实大有学问。首先，428次拽拉，力道必须相同，否则圆环在吊钩上受力不均，易造成脱钩成安全事故。其次，4个圆环直径必须一样，精确到毫米，否则同样会因受力不均，切断受力最大的圆环。再有，剔除多余的麻花，留多了，扎伤起重师傅的手指，留少了，受力后缩进钢丝绳内，影响强度。应陔留多少，没有“计算公式”，只能凭经验。

新工程项目开工前，数他俩最忙，最累，要提前镶嵌好几十种规格、上百副起吊绳备用。工间休息时，杨四昌如数家珍地介绍粗细不同的起吊绳的不同用途；比胳膊还粗的，是用来吊装重达400多吨的发电机定子专用起吊绳；直径和小手指差不多的，则用来吊装电气盘柜等小型设备。

杨四昌、徐连伍6年镶嵌21900副起吊绳，平均一天10副。再累，他们都一丝不苟；再急，也不放松质量标准——他们工作的质量优良率达100%。



底工社永品干的是车间里最出力气的活儿——缝鞋底。他干了25年，其间也跳槽干过建筑等其他工作，可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制鞋车间。 杨晓艳 摄

本报记者 蒋菡

在北京五环外一处偏僻的院子里，十几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制鞋，有的在下料，有的在缝制鞋面，有的在整理润色……每一道工序都很费心。

4月11日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走进这个纯手工制鞋的车间，走近八达岭鞋厂的一群鞋匠和他们的制鞋人生。

细致

麻学平是八达岭鞋厂的一位工艺师，每次给顾客量脚，他都是单膝跪地，左左右右转来转去。他告诉记者：“手工鞋的独特性就在于每一双都是根据顾客脚的尺寸制作出来的，这就需要对顾客脚的高度、宽度进行准确的测量。”

根据量出的尺寸，制鞋师制作出鞋楦，鞋子最终能否合脚又美观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。

原来，他们仅从皮子的正身和臀部挖出一双鞋来，因为这部分皮质纤维紧密，抗张力强。

接着是制帮，把按样板裁剪下来的每块

帮料，通过机片、图剪、衔接、透孔、套里、缉线等工序来制成一双鞋帮。

刘国志的工种是绷楦。把鞋帮覆到鞋楦上；一只鞋要钉70多根钉子，再经过上

千次的锤打，使绷完的楦真正做到平、正、扶、实。

底工社永品干的则是车间里最出力气的活儿——缝鞋底。他干了25年，其间也跳槽干过建筑等其他工作，可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制鞋车间。

“就干这行干到干不动吧！”杜永品埋着

头一下一下穿针引线，手上绑了好几层防护用品。“制鞋这一行踏实、安全，你看蜘蛛一天能挣好几百，可那活儿多危险啊！”

由于手工鞋各个制作环节都是靠一双双手一点点完成的，所以产量非常低。在这里，10多位师傅即使全力以赴，一天也只能做四五双甚至一两双鞋。

灵气

麻学平今年62岁，他是1979年接父亲的班进的鞋厂，当时八达岭鞋厂是北京出口创汇的重要企业。

“原来我们厂也做手工鞋，可到我进厂时，几乎全部都是做胶粘鞋了，依靠机器设备，生产效率很高，而手工制鞋技术要求高、产量小、经济效益低。”麻学平说。

起初，麻学平对制鞋这行并不感兴趣，对手工制鞋也没什么概念，1993年，有人送了他一双手工鞋，“穿上后感觉太舒服了，脚气、脚汗都没了，还没有静电。”麻学平当时就想，“这么好的鞋，我们为什么不做？”

中医说：树有根，人有脚，养生要从脚开始。在麻学平看来，鞋子的材料以及舒适度跟脚乃至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。

麻学平决定继承父亲的技艺，制作真正“接地气”的皮鞋。厂里也支持他的想法，聚集起一群有手艺的工人，重拾手工制鞋的工艺。

平时走在路上，麻学平总会注意观察行人的鞋是否能借鉴的地方，看到一双好鞋，他甚至会跟着别人走很远。

为了解决手工鞋刚上脚时比较“板”的缺点，他试验了四五年，最终在鞋底加上了一种特殊的“鬃”，使鞋子一穿上就感觉很舒服。

“机器制鞋产量大，弱点是大面积用胶，皮鞋一沾胶就没了灵气，而我们的手工鞋都是皮底线缝，有种与大自然相通的灵气。”麻学平说。

提起这种灵气，麻学平想起了年轻时在北戴河的一次经历：“我们在船上现捞的虾，在船上马上做了吃，那种返璞归真的天然味

道真是太美了！”

“纯天然材料对人体无毒无害，我们的鞋即便在看不见的地方也全是皮的。”麻学平一脸骄傲地说，里与面之间的包头、用的也是皮，而且是把一块5毫米厚的皮用玻璃磨薄到1毫米。

“有人说看不见的地方可以把成本降一降，但我们没有。”

坚守

八达岭鞋厂副总经理范作强告诉记者，2003年企业改制，市场冲击之下，若单纯考虑利润，本来可以把手工制鞋放弃了。“我们坚持做这个不是单纯为了挣钱，也是想保留这个手工艺。”

他坦言，几个股东还有其他一些生意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在“用其他地方挣的钱养这个鞋厂”。八达岭鞋厂前些年都是亏本经营，近两年才稍有盈利。

眼下，生活水平的提升使人们对鞋子的品质愈发重视，手工鞋的市场前景看好。可十几个人精雕细琢，每年仅能做1000多双鞋。现在想跟八达岭鞋厂合作的人很多，但手工制鞋的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大规模生产。

“手工制鞋的任何一个工种，要想干好，少则三五年，多则得花上10多年时间才能磨炼出来。”麻学平说。

这里的制鞋师傅，最年轻的30多岁，最大的60多岁。他们每天以同样的姿势一干就是一天，很多人得了腰病、腿病，有的背一天比一天弯了，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使了。

缺乏后备人才成了大问题。年轻人很少能耐得住这份寂寞，从事枯燥的手工劳动。这里的工资也不太有吸引力——根据不同年龄和技能水平，鞋匠们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。

不过，最近有家皮鞋技校找上门来，他们提供厂房、设备、人员，想请八达岭鞋厂的师傅们去给学生培训。这令老鞋匠们看到了些许后继有人的希望。

“老工艺丢掉很简单，但重新捡起来很难。”范作强说，“我们会坚持做下去。”

【简讯】

黄河水电公司
举办优秀班组长培训

本报讯（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韩锐）4月18日，中电投黄河水电公司在国家电投人才学院举办的2016年优秀班组长培训班圆满结束，来自该公司17个基层单位的30名优秀班组长参加了为期7天的综合素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。

此次培训前，该公司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内容需求专题调研，最终确定以班组长综合素质能力提升为主线，设置班组长综合素能提升、班组民主管理和文化建设、班组安全管理、打造高效团队等核心课程，并选定教学经验丰富、实践经验丰富、教师授课、同时辅以拓展训练、座谈交流、参观考察等多种教学方式，努力提高班组长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全面提升公司班组建设整体水平。

同忻煤矿

班组“身板”越来越硬朗

本报讯 同忻煤矿注重在塑造技能型区队、班组上做文章，提升职工队伍的技术水平。

通过理论培训、岗前培训和现场培训相结合的安全技能培训方式，以及开展员工技能大赛、班组劳动竞赛、班组回收复用竞赛、班组之星等系列活动，该矿涌现出一大批技术骨干。为了不断提高班组长队伍的整体素质，该矿进一步强化师资建设，外聘权威专家来矿授课，提高培训质量。他们还与大专院校联合举办函授机电专科班、远程教育课程进修班，给职工提供更多学习机会。

（孙炎宾）



4月20日，沙尘暴袭击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西北油田采油二厂油区。面对强扬沙天气，该厂启动应急预案，周密部署安全防范措施，岗位员工做好风沙防护，确保恶劣天气下原油生产平稳、安全运行。图为员工在强扬沙形成前加紧为设备包扎雨布。 张明江 摄

告别45°倾斜工作面

不小心就会滑倒。为了确保职工安全，综采二队采取强制放顶措施，制作麻绳扶梯，职工挂上保险带作业。

生产2班班长杨永泰说，在减支架时，由于支架前浮煤太多，支架根本无法回撤，必须把浮煤清理出来才能减支架。但支架之间的距离又很小，铁锹和其他工具根本就派不上用场，所以大家只能用手把这些浮煤刨出来，再开始减支架。“一个班下来，人就累成了一团泥，回家后倒头便睡，就连睡梦中都是减支架的情景。”

去年9月，该工作面倾角已达到45°以上，而且煤层中间出现了0.2米厚的矸石，这给开采带来了一定难度。为了确保煤质，该队采取煤矸分采分运方式：采煤机先割煤，待煤进入煤仓拉空后，再向调度室汇报。调度室在确定煤已运至地面后，才能通知